



登临柱山

□川泉

题记

柱山乡，万州西南屏障，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之一，因巴蜀古道（万忠、万梁段）上雄踞奇峰的柱头山和柱山寨而得名。柱山乡历史悠久，自汉唐以来已有1800年的历史，辖区共有九岭十八寨，四十八道关口，是千百年来万州往来于梁平、忠县、开州、开江、云阳等地的必经关隘，享誉巴渝川陕。在“第一届全国古村古镇保护利用十佳案例宣传推介活动”中获评“全国古村古镇保护利用十佳案例”荣誉，辖区戈厂村获评“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”称号。

扁担场，古驿道，寨堡群，宗祠里……柱山特有的历史风物。一座古老青山，蕴藏千年文脉。巴蜀古道上的马蹄印，扁担场的过往，时来园的石刻，宗祠里的文化，寨堡群的碉楼，历史深远、文脉悠长。

迈入柱山乡的大门，迎接我们的是一尊尊恭恭敬敬的石刻立柱，它挥着文化的双手在风雨中向我们召唤，我们不得不驻足，与它们一一文字交流，每一幅文字内容都那么入眼，每一尊石刻都那么别具匠心。出自宋朝诗人王宗贤的诗《天柱山》：“擎天一柱出群峰，时见真仙隐化中。”让我们不得不展开对柱山的联想，不得不去探寻那历史的脚印。

扁担场： 巴蜀古道上的幺店子

古时候，从巴蜀到八百里秦川，行货靠肩挑背磨，靠马匹驮运，绵延两千里。贩运布匹、桐油、盐巴的挑夫和马帮，沿着蜀道运往八百

里秦川，货物售卖完后，又从秦川购买当地特产到蜀地，两地商货来往。马蹄声、马帮铃铛在蜀道“声声不息”，结伴而行的挑夫、马帮，每天行货几十里，人和马匹中途须夜宿，扁担场是巴蜀古道（万忠、万梁段）上的必经之地，也是他们歇脚的幺店子。持续达数百年之久的“湖广填四川”大移民出入成都走万梁古道多经柱山，扁担场也是他们临时居住和歇脚的地方。

“扁担场”，老百姓叫响的名字，它刻在柱山老街入口的石碑上，闻名十里八乡。扁担场依山脊呈“翘扁担形”展开，街长400余米，青石板步道，古建筑风貌，时光流逝而刻在上面深深的痕迹向古道延伸，那青色的墙，青色的檐，青色的梦……悠悠岁月，悠悠的青石板路，承载了多少人的悲欢离合和思乡之情。

时光倒流，曾经的扁担场人声鼎沸，炊烟缭绕，隔三差五赶集。店家的吆喝声、马帮的铃铛声、挑夫肩上担子发出的“嘎吱”声交织弥漫，热闹非凡。在那个没有现代交通和高楼的时代，扁担场就是一座“城”，高悬于柱山山顶。随着岁月的逝去，扁担场没有了昔日的喧嚣，只有袅袅炊烟和稀落的住户。

如今，扁担场已成为历史的过往，被列入万州区线性文物保护单位，与柱山新建的新街和民居建筑融为一体，错落交织。沪蓉高速公路从柱山脚下穿过，路人抬头仰望，“扁担场”犹如“天空之城”横空云端。穿过隧道，就是平湖之城——万州。柱山脚下形似两扇门的隧道，就是进入万州城一道敞开的城门。

文氏宗祠： “湖广填四川”大移民的缩影

明清时期，四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，每一次大规模战争之后，为加快四川恢复，都采取了政府主导的“湖广填四川”大移民。

在那个时期，文氏家族从一条支流涌进了元末明初“江西填湖广”和明末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的浪潮。《文氏族谱》记载：文氏一族由江西迁广西全州，再迁湖南永州，复迁四川忠州（今重庆忠县）、再迁梁山（今重庆梁平县），

于清乾隆四年，后人第三次才落户万县（今重庆万州）柱山，自此不再思迁。

文氏家族漂泊于故土之外几个世纪，“落叶归根”无望，就只好在落脚的柱山建一个祠堂。于是，当地文氏族人铤积寸累并筹款，1882年开建，用了34年时间才将祠堂建成。

文氏宗祠坐落在柱山乡戈厂村一巨石之上，四合院布局，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大，建筑风格体现了本土巴蜀和鄂湘粤徽风格的融合。填《捣练子·文氏心安处》：源溯赣，座安渝，辗转几朝方定居。心念祖宗荫后辈，地起高楼叩中枢。

文氏家族历史是一部鲜活的移民史，也是一部“江西填湖广”“湖广填四川”迁移史的缩影。文氏家族流散后，文氏宗祠原貌保存了下来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文氏宗祠有些地方被岁月蚕食，当地政府投资对其进行修缮保护。修缮后的文氏宗祠，彰显出独具特色的历史人文魅力。宗祠内，文翁巨幅画像和他化蜀的传奇故事图文并茂、辉煌展现；《文氏族谱》所载的《家训八条》体现了以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为核心的中华传统德育文化精髓，寄存了“乡愁”，留住了“文脉”，具有生生不息，历久弥新的品质。

寨堡碉楼： 岁月承载的建筑风物

拾级而上，山卷九岭十八寨，岭相连，寨相望，万夫莫开。柱山，寨堡碉楼群居，立于山顶险地。明清时期，川东盗寇四起，匪患不断，城中大户望族为求自保，从万县（今万州）老城逐层退守，筑寨防范；当地大户人家、有钱人家也闻风而动，共修筑大小寨堡48座。柱山相对的高度和纵深战略防御的地理优势，成就了柱山寨堡的兴盛。石寨、崖寨、洞寨、兵寨、民寨、男寨、女寨、擎天寨、青云寨等门类齐全。寨堡依山而建，或当天险、或就地利，牢固而适用，土匪、敌人攻打寨堡碉楼，夺人抢物不可能，反而会被歼灭。

海拔985米的柱山寨，也称擎天寨，是800里葵花寨上的中心寨，外围36道大卡、72道小卡，属“葵花桌山”的制高点，有“一柱擎天”之意。建于明末清初，民国《万县志》载：“擎天寨，在柱头山顶，四面绝壁，能容百户”。在那个战火纷飞、匪患极度猖獗的年代，柱山寨碉楼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，以其开阔的视野，穿过叠嶂重山的缝隙，以烟火或挥旗的方式传递情报，一方有事，八方驰援。与之遥遥相望的青云寨是当地文氏大户修建的防御性建筑，有匪患时，几十口人躲藏于寨堡中。

随着社会的变革，土匪被消灭，躲进寨堡的城市人回到了城市过着他原有的生活，当地的大户人家回到了宅院。人去楼空，寨堡功能尽失，昔日的寨堡留下建筑的身躯傲立于山顶成为风中之物。柱山寨堡群落，是三峡地区数量多、功能全且保存最完整的寨堡群，堪称“寨堡博物馆”。

柱山乡是宗祠的故里和寨堡的博物馆，他们坚持“保护为先，利用为本”的原则。他们在擎天寨箭楼内布置三峡地区寨堡陈列展并对外开放；在青云寨内按照“乡村民俗博物馆”风格陈列布展，35幅汉砖拓片和旧时传统农耕用具、生活起居用品、学习用具等图文并茂展出；在王氏宗祠内以“二十四节气”为主题的乡愁记忆，分设乡村讲堂、乡愁记忆、乡情陈列、乡村书吧和乡味茶坊等五个展厅，再现柱山文化风采。

岁月长河，生生不息。驿道文化、寨堡文化、宗祠文化和移民文化、家谱文化等多形态文化在柱山包容共存、特色发展，散发着弥新的历史文化芳香。

登临柱山，阅尽岁月风物，饱览历史文化，聆听传奇故事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新体诗歌研究会会长）

寒梅香处

□王永威

清晨的汉丰湖，睡眠蒙眬，湖面上氤氲着一层淡淡的水汽，似轻纱，似棉絮，轻轻地裹挟着湖面。

小女儿陪我漫步在汉丰湖畔。寒风轻拂，女儿不时搓着手，偶尔还捂着嘴吹气。忽然，一股淡淡的梅香飘来，沁人心脾。女儿好奇地吸了吸鼻子，兴奋地说：“爸爸，好像有股香味，很好闻的，您闻到没有？”我笑着点点头，便寻着那缕淡淡的香气，缓缓向前走去。

脚下的小路蜿蜒平坦，仿佛一条银色的丝带，铺满了薄薄的霜花。晨曦的阳光洒在霜花上，闪烁着点点银光，宛如大地昨夜流下的清泪，凝结成了这些璀璨的水珠。

没走多远，路旁便冒出了几株蜡梅。继续向前走，有的蜡梅枝条柔美，斜斜地伸展出去，迎着寒风优雅地舞动着；有的则树干笔直粗实，稳稳地扎根在泥土里，像是守护这片园地的卫士。枝头上，金黄色的花苞密密麻麻，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，就像是散落在枝头的星光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

慢慢靠近那些蜡梅，细细地品鉴着它们的韵味。有的蜡梅花瓣薄得几乎透明，轻轻一碰就随风飞舞，就像是金陵十二钗身上飘落的衣袂；而有的花瓣则厚实坚韧，紧紧地抱在一起。女儿眼睛

瞪得大大的，指着那些蜡梅，兴奋地说：“这些蜡梅花好漂亮！”其实，蜡梅的花朵并不显眼，小小的花瓣，像是最细腻的琥珀，透着温润的光泽。花瓣层层叠叠，紧紧包围着嫩黄的花蕊，就像是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心爱的宝藏。花蕊像是一支蘸满阳光的画笔，散发出勃勃生机。每一朵蜡梅都像是一个小小的金钟，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发出微弱的吟唱。这吟唱，仿佛是蜡梅与冬天的低语，也是对生命顽强绽放的颂歌。

这些蜡梅，在严寒中独自绽放，无需绿叶的衬托，亦无需与群芳竞艳，却以其孤高的风姿傲然挺立。它们的花朵虽小，却散发出令人沉醉的幽香。那香气在蜡梅园中轻柔地弥漫，恰似“一花香十里，更值满枝开”这句古诗所蕴含的深刻意境。

女儿的步伐轻盈而充满自信，我跟其后，一同徜徉在蜡梅的幽香之中。寒风轻柔地掠过，蜡梅的花瓣犹如飘舞的雪花，轻柔地洒落，轻轻地覆盖在我们的肩头和发间。我伸出双手，轻轻捕捉一片花瓣，它冰凉而柔嫩，那细腻的触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脆弱与顽强，让人不禁陷入对生命的沉思。

“宝贝女儿，我们无论是读书还是生活都应像蜡梅这样，不管多么艰苦，或者

遇到困难，都要勇敢地去面对。”我对平时也没有受过挫折，总是无忧无虑的女儿说。

女儿静静地听着，她的眼神迷离，似乎在心中反复咀嚼着我说的话。我默默地看着她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意，然后放下这个话题，转而回忆起前些日子，她因为考试没考好而沮丧，因为朋友间的小争执而烦恼。

沉默了一阵，我轻声开口：“宝贝，你看那些蜡梅，它们在冰冷的冬天里依旧挺立，而我们有时候却因为一点小事就想要逃避，这样的我们，是不是还不及蜡梅呢？”我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深深的期待。

“爸爸，我懂了。”女儿的声音很坚定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点点头，欣慰地笑了。我们继续漫步在蜡梅园里，感受着寒梅的芬芳和力量。此时的阳光渐渐升高，洒在蜡梅树上，给那些金黄的花朵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蜡梅园里的一切都变得更加明亮起来，寒梅的香气也在阳光的照耀下愈发浓郁。

远处的汉丰湖波光粼粼，也有了些

生气，湖面上偶尔有几只水鸟掠过，叫声清脆而欢快，似乎也在为蜡梅的坚韧而惊叹。湖光山色与蜡梅相映成趣。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，我们在蜡梅园中已经逗留了许久。太阳也变得明艳起来，此刻的蜡梅园，阳光洒落，人流如织。梅香在空气中弥漫，如同一种无形的魔力，环绕在我们的四周。这股魔力仿佛在无声地推动着我们，引领着我们前行。

我深知，这股力量将永远伴随着我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我在想，这种力量，能不能伴随我女儿勇敢坚毅，积极向上，勇往直前呢？我多么希望这份勇敢和坚韧能永远陪伴她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开州博物馆馆长）